

新民晚报

小时候,我们上学,父母上班,彼此几乎没有同行的机会。只有一年冬天,母亲一大早把我叫醒,要我陪她去菜市场买菜。原来她上早班,顺路买菜场买点菜,叫我拎回家。

外面还是黑乎乎的。我还从没起过这么早,又冷又饿。母亲给我买了副大饼油条,说吃下去就暖和了。此招果然灵验。一路上她脚步匆匆,总问我冷不冷。其实那天早晨非常冷,但我攥着她的手,又是第一次与她单独同行,心里却感到很温暖。

稍长,在初夏的黄昏或清秋的夜晚,经常看到一个年轻的后生陪着一个老太在街边散步,后生眉清目秀,举止斯文;老太一头短发,略有花白。两人并肩而行,娓娓而谈。我每见此景,便心生羡慕,一次忍不住问父母。母亲一听便道:“噢,吴老师家

的。吴老师去世了,儿子怕母亲伤心,经常陪她散步,是个孝子!”当时我心中便暗自许愿,长大了也要像他一样,常陪母亲散步。

孰料初中毕业,我即离家赴崇明农场务农,一年难得回家几次,每次都来去匆匆,还要会同同学,而母亲白天上班,晚上忙于家务,能得空聊天就不错了,哪里还想得到散步?况且母亲毕生勤劳,在她眼里,散步简直就是浪费时间。

直到我成家以后,才有了与母亲散步的机会。

那年孩子出世才两岁,一直领他的岳母有事去浙江老家,我和妻子都上班,只得请刚退休不久的母亲临时来帮两天忙。这点活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于是,黄昏时分,我便主动拉她在住家附近散步。时值立夏,树木已有几分浓郁,小草都高高高兴兴。

想陪母亲散步

孙琴安



阿尼玛卿雪山 (摄影) 刘瑞群

我兴致勃勃地向她介绍着目睹的一切,但她却并不怎么在意,话也不怎么多。在返回的路上,我终于有所觉察,便问:“妈妈,您好像有心事。”她说:“是啊,我来这里,不知你爸爸这两天下班回来吃什么,他不会烧。”原来如此!而我却大言不惭地说:“反正就两三天,只好叫爸爸先克制一下。”就这样,我期待已久想陪母亲散步的愿望,便索然无味地结束了。当我送母亲回家,看到父亲那个高兴劲儿,这才感到父亲已离不开母亲了,而自己所说的话实在太自私!从此再也不敢向母亲搬救兵了。

母亲自幼家境贫寒,不识字,也是开国大典后扫盲时上了几堂课,又幸亏父亲耐心教她,才认识了一些字,后来居然能读一些小说了。为了提高她的兴趣,孩子们常会带一些《红岩》《简爱》等小说名著给她看。所以,她刚退休的那几年,每当我去看望,她多半手捧一部长篇小说坐在椅上认真阅读。见我来了,便会放下书本,高兴地把椅子让给我,娘儿俩一起去菜市场买菜。一路上,她会兴趣浓厚地讲述正读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令我感到吃惊的是,母亲居然能准确地说出小说情节的发展,评理出人物的好坏。她喜欢简爱,同情苔丝,不喜欢莫泊桑笔下的杜洛阿,她说:“《漂亮朋友》中的那个男人真是坏透了,太缺德了!”

有时父亲也会参与进来,但我仍会与母亲谈得多一些,这时父亲常被晾在一边,成为旁听者。一次忽然发现父亲不见了,回头一望,他正跟在我们后面,原来他是故意掉队,暗中观察娘儿俩的散步背影呢!



母亲71岁那年,我出版的一本书荣获大奖,兴冲冲地去看望母亲,她听后自然高兴,娘俩又像往昔一样,一起去菜市场买菜。这恐怕是我陪母亲的最后一次散步了。一路上她还难得地问起了我的工作情况,我也如实相告,主要是为了让她开心。如今她已去世,尽管我仍获得一些荣誉,但这与母亲的存在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还有什么比母亲生命的存在更重要的呢?

现在想来,当年陪同母亲散步的那些日子,可以说是最值得回味的天伦之乐了,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幸福时光。如果有来生,我还想陪母亲散步。

漫步上海,让人最迷恋的风景是什么?

我爱摩天大厦,上海中心大厦的巍峨高大,让我久久仰望;我爱上海老建筑,特别是许多名人故居,人文底蕴深厚,历史韵味最足;我也爱黄浦江,那是上海的母亲河,流淌着上海城的昨天和今天;但是,我更爱上海的行道树,就是在马路两旁亭亭玉立的梧桐。

她不像牡丹、玫瑰和郁金香,让你第一眼就感到惊艳;她尽管高大却总是那么低调地站在马路两侧,悄悄地长出了一片绿色,静静地变得一片茂密了。她虽不惊艳,却是那么耐看,一年四季始终荡漾着一种素雅的美。

1865年,在英租界外滩东侧,即今日苏州河口至延安路,开始种植上海市区第一批行道树。此后,上海其他马路也陆续种植行道树,当时行道树种类有很多。1868年,在法租界外滩地段,就是今天的中山东二路一带,法租界开始种植行道树,以后在法租界的淮海路、淮海公园、复兴公园和花园饭店等处种植法国梧桐。法国梧桐原产地在英国,但是在法国种植最多,深受法国人喜爱。1887年法租界公董局年报记载,公董局拨款租银1000两,从法国购买250株悬铃木和50株樟树,种植于法租界的码头、花园。1893年12月5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决定:“批准订购200株法国梧桐,每株价约1两白银。”此举标志着公共租界把法国梧桐确定为最适合上海的行道树。

时光流转到上世纪70年代,上海逐步形成了以法国梧桐为主、香樟为辅和多树种相衬的特色。据上世纪90年代统计数据,当时全市的行道树种中,60.6%为

法国梧桐,其次为香樟,占15.4%。除闵行区外,每个区法国梧桐的占比都在一半以上,静安甚至高达97.9%。

法国梧桐为什么在上海独领风骚?她高大魁梧,身高可达30米。她让炎热变得清凉,让雨水不再淋湿行人,让喧嚣变得宁静,让风雨不再耽搁行人赶路。她能够吸纳废气,吐露出来的却是新鲜的氧气。她生命力旺盛,树种扔在哪里就在哪里迅速生长,并且寿命奇长。法国梧桐树荫下,特别适合行路和散步,一程又一程,让漫长的路变得短暂,总有美丽的风景让人赏心悦目。

我有一个好朋友23岁患上癌症,医生打开腹腔发现已经不能动手术,于是重新将创口缝上。朋友有过女友,他为了不耽搁别人的幸福,从此决定不再结婚。因为父亲早逝,他和母亲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每天傍晚,他和母亲在住宅四周的梧桐树下散步,从春天走进夏天,从秋天走进冬天,一直走了26年多,直到49岁时永远地闭上眼睛。朋友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1年了,他老母亲常常回忆和儿子在梧桐树下散步聊天的情景,那神态很是幸福,语气充满留恋。她告诉我,有一次,一大片梧桐树叶从天上飘下来,儿子伸出双手追捧,带了一片树叶回家,夹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书中;至今那片树叶还在,颜色已经从金黄色变得一片枯黄了。老母亲告诉我,她特别想念儿子的时候,就到附近梧桐树下,沿着当年和儿子走过的路线行走,一边走一边回想回味和儿子散步时的情景……

我爱上海,因而喜爱梧桐,在上海走过再多的马路,总也走不出梧桐苍翠树荫的陪伴。

漫步上海梧桐树下

柯兆银



有句老话:小人盼过年,大人盼芒种。我读小学时,有一年春节,是在绍兴乡下老屋的“台门”里过的。里山人一年四季辛苦劳作,就为了过年能做到“年三十夜吃,正月初一穿”,让一家小老人开开心心过好吃好穿好的新年,大人有个休养生息冬天进补的假期,来年到芒种又能生龙活虎,起早贪黑的男耕女织了!

记得那时老屋前的天井里有一只被称为七石缸的大水缸,缸上严严实实地盖着内夹油纸的竹蔑盖头,七八块小青砖均匀的压在盖头上。爷爷指着盖头关照我,里面是刚酿好的大水白酒,不能动盖头的,动了就要“走气”,满缸酒会毋吃头的!

绍兴人好酒是举世闻名的。爷爷告诉我,里山人只要收成好,就会

用自己种的糯米酿酒。酒酿胚拌上做酒引子的药酒后都被放置在一个个绿钵头里拍实盖好,留起中间用于发酵的酒眼,不一日就会酒香溢出。接着就是把钵头里高浓度的米酒沥进七石缸里,再用整桶整桶

清澈的烧开的山泉水倒入七石缸稀释,那低度米酒就做成了,因此里山人谦称自己酿造的米酒为大水白酒!

当年三十晚饭前爷爷揭开七石缸上竹蔑盖头时,那一瞬间米酒飘出的特殊酒香味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词——“陶醉”!不过,我却傻傻地有点杞人忧天地担心这么多的

酒怎么能喝得完呢?不料里山人在正月里把这米酒是既当饮料又作为营养液喝的,每天要喝六次,而且全家男女老少都喝!早饭前喝的是“早酒”;九点钟喝的是“晏酒”;中午吃饭那是名正言顺的“午酒”;下午三点左右又要喝“点心酒”;晚饭前那是“夜酒”;睡觉前还要喝一次叫“半夜酒”!至于下酒的菜,除了有客人来,都是十分简单的,笋煮豆、油花生、霉豆腐,以及猪杂、鸡杂、碎肉边料和盐卤豆腐干是最常见的。虽然亲戚朋友和家人喜欢喝米酒,但我记忆中没见到有喝醉的,更没有发生过“开囍橱门”的。我每次也能喝下一盅,当然是因为“味道好极了”——醇厚、鲜活、甜润,5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能回味起来。



慈溪,中国杨梅之乡,近日来此采风,饭桌上白葡萄酒浸泡“杨梅酒”的旧事,夏日里吃上几颗烧酒杨梅,喝点杨梅酒可以生津、止渴、解烦恼。不善喝酒的我,浅尝一口,齿颊间顿觉舒爽,一股清芬之气穿透到全身……宋人有句:“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味胜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深”。

儿时常常看到苏州人肩挑竹筐在上海沿街叫卖洞庭山杨梅8分钱一斤,我怕酸,不太喜欢吃,外婆说:“杨梅要拣紫色发黑的最甜,鲜红者酸。杨梅娇嫩,容易碰坏变质,摘下树要趁新鲜吃,用冷盐水浸泡杨梅,据说可以把杨梅里的小虫驱赶出来。”杨梅放在盆中,加面粉,倒入清水,用勺子朝一个方向搅拌,杨梅表面的脏物和虫卵全部被面粉吸附下来,5分钟以后取出,用清水冲洗干净可以吃啦。某年端午节,朋友从慈溪横河山里带来一大筐大如荸荠,色紫黑的杨梅,食之甘美。

1986年,河姆渡遗址考古发现杨梅核,表明慈溪一带野生杨梅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越郡志》记:“会稽杨梅为天下之奇,颗大核细其色紫”。其中说的会稽杨梅即是余姚慈溪一带的杨梅,余姚秦时置县为“余姚县”。

慈溪朋友说,慈溪杨梅品种有荸荠种、早大种、迟大种、凤欢种、早小种、荔枝种、尖刺种、粉红种、红种、松浆种、水晶种、迟小种。当然还是荸荠种最佳,果核特小,紫黑色,糖分高、质细软、香气浓、汁水多,果实酷似老熟荸荠亮丽的色泽,故名,慈溪山里百年老杨梅树当地人称它为“摇钱树”,杨梅生青熟红当年吃不完的可以用盐藏、蜜渍、糖收、浸酒等方法储存。杨梅热性,久食令人发热,损齿及筋。

杨梅,3月开花,5月泛青,6月初,一阵杨梅雨后,慈溪一带,满山皆红。据传,明代余姚人孙升在京为官为稻梁谋,分身乏术,想到夏至杨梅满山红,思念故乡的杨梅,他吟道:“旧里杨梅绚紫霞,烛湖佳品更堪夸。自从名系金闺籍,每岁尝时不在家。”

余姚马渚产稀有白杨梅,色粉白、淡绿、乳白、黄白不等,而其中尤其以通体乳白的水晶杨梅最为稀有,相传在古代作为贡品。白杨梅颗粒大,色如白玉,晶莹润泽,嚼之甘甜,回味清香,某年6月初我去马渚镇沿山村朋友家作客,朋友带我到西山,走近一看,啊呀,这山上的杨梅树与众不同,结满白莹莹的杨梅,让我惊艳,急急忙忙摘一只往嘴里塞,冷冰冰好像含一口白色冰激凌,含有淡淡松香味。慈溪小蔡告诉我一个冰镇白糖杨梅制法,杨梅洗净放入保鲜盒,撒些白糖,放入冰箱速冻,夏日炎炎,取一只白冰球滚入嘴里,哈哈,真有那么冰凉,透心凉的感觉,这样时尚的杨梅吃法,值得推崇!

今年我想带几位上海美食老饕重上西山听一听关于范蠡和西施与白杨梅的动人传说,坐在杨梅树下饱餐一顿……

我喜欢孩子,曾有机会和胞妹、儿女、孙辈和曾外孙等四代孩子打过交道。从“发现儿童”的角度出发,作为家长长辈,我们既是教育者,又是被教育者。

我的二女小黎浙大毕业读了研究生,在上海交大工作,爱人在华山医院工作,随后又双双出国留学。外孙女就在天台跟我们在一起。我们都喜欢把外孙女叫成“妹妹”,而“妹妹”叫我们“阿公”“阿婆”也叫得特别亲切。有一次我接“妹妹”从县幼儿园回家,妻子在做晚饭,我在读报。“妹妹”跳来跳去,突然“妹妹”满脸阴云,向我“告状”了,“阿公,阿婆凶,阿婆‘装我’”(“装我”,天台方言,意思是虐待我)。我耐心地问清楚具体情况,给“妹妹”分析,阿婆为我们专心做晚饭,用刀切菜,你嬉皮笑脸对阿婆调皮,对她做饭会有影响,所以态度凶。谁知“妹妹”云开日出,跳到厨房间,对阿婆说:“阿婆,对不起,我错了!”我听了怦然心动,心头一震!只有5岁的“妹妹”,居然能作自我批评了!

因为“妹妹”上完幼儿园大班后要出国上学,跟父母在一起了。有一天平时节俭的我给了“妹妹”两张百元的钞票,增加她经济意识。当时,她高兴地说:“阿公给我两张百元大钞票,我到外国后叫我妈妈兑换成零钞我好作零用。”可没过几天,也不知从什么地方知道了,阿舅要买房子,“妹妹”拿着两张百元钞票对我说:“阿公,请你把这两张钞票交给阿舅买房子用。”我听了为之一喜,“妹妹”的心胸品格真美好,会想到帮助别人。

几年以后,“妹妹”跟妈妈一起回国探亲,大女儿设宴招待,大家庭都沉浸在海内外亲人团聚的喜悦氛围中,普通话、天台话交织一起,“妹妹”也努力适应大家问话。忽有人说:“‘妹妹’,你唱个英语歌给我们听听。”“妹妹”随口回答“不会唱”。她妈妈用有点责备的口吻对她说:“你在学校唱得好,怎么不会唱?”“妹妹”又回了一句:“就是不会唱!”我见状走到“妹妹”身边,跟她谈心,我说:“‘妹妹’,你在国外都学英语,现在与大家在一起你好不容易才听懂并会讲天台话、普通话,突然叫你唱英语歌,一下子是不会唱的,现在,你把思想飞回到校园里,回想你们愉快唱歌的情景,你最爱唱的是什么歌?”我刚和她一道分析。谁知“妹妹”大声回答大家说:“我会唱歌了!”一口气唱了四五首英语歌后,“妹妹”又用英语跟她妈妈说了几句,小黎翻译给大家:“‘妹妹’说,阿公是唯一最能使她听话的人,因为阿公总是耐心地给她讲道理的。”这又一次让我一振,“妹妹”对我的印象这么好,评价这么高,充分证明她是最明理的孩子。

2007年春我和妻子出国探亲,目睹妹妹许多乐于助人乐于义务劳动等美德,又有机会参加“妹妹”的高中毕业典礼。之后,“妹妹”以优异成绩考上世界名校,年仅25岁就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考上了律师。“妹妹”的美德教育了我,“发现儿童”值得重视!

「妹妹」的美德

张谷清

以儿为镜,正言行,守规矩,保持灵魂的干净。

孩子教育了我 责编:殷健灵